

A delicate pink floral illustration in the top left corner, featuring several blossoms and slender, trailing stems with small leaves.

爱与痛的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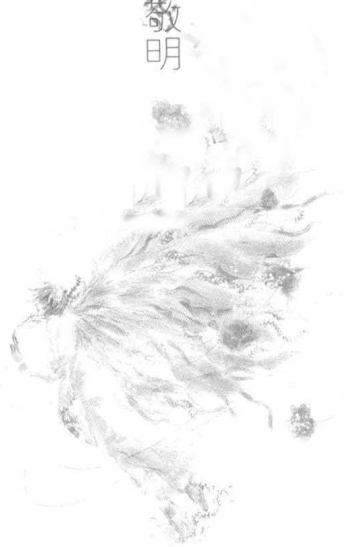
郭敬明

AMUJONG D. SIANYUAN

东方出版中心

爱与痛的边缘

郭敬明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与痛的边缘 / 郭敬明著. —4 版.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8. 8 (2009. 4重印)

ISBN 978-7-80627-771-3

I. 爱… II. 郭… III. 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5726 号

爱与痛的边缘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75 千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印 数: 109,001—162,100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4 版 2009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978-7-80627-771-3

定 价: 25.00 元

内 容 提 要

作者从追溯自己降临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试图剖析自己性格成长及心灵旨趣变化的内在动因。作者是一个忧伤的孩子,一个性格矛盾的孩子,一个有着鲜明个性、渴望独立自由生活的孩子,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孩子。他厌恶学校里压抑沉闷的生活,但他也明白当前惟有高考才是证明自己的成功之阶;他探寻并向往作家丰富的精神世界,但同时又对世俗的金钱、物质有着毫不掩饰的欲望与梦想。所有这些,在作品中都有形象而生动的反映。

全书分《白昼明媚》与《暗夜未央》两辑,作者青春世界里固有的明媚与阴郁,由此可见一斑。



与魔鬼之子共舞

(自序)

我出生在午夜十二点，一个暧昧的时间。

小 A 对我说：你出生在一天的末尾，所以你出生之前已经经历了二十四小时沧桑的洗礼，可是你也出生在一天的开始，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发生，所以你像个纯粹的白胚，可是太容易破碎，注定常常感到不知所措，常常流离失所。

当时我一直在笑，因为我看到小 A 严肃的样子绝对像个骗人的江湖术士。

我出生在六月六日，神话中魔鬼之子降生的日子，双子星座。我妈妈告诉我在我出生的那天夜空异常明朗，满天的繁星。我想如果当时我能睁开眼睛的话我一定会看见双子星明亮的光辉。

前世曾经寄给过我一个双子星座的陶塑，可惜在中途被损坏了。我用强力胶小心地粘好，现在放在我书柜的顶层。塑像是两个相背而站的孩子，以同样寂寞的姿势仰望星空。底座上有一行字：双子星注定有双子星的悲哀，我们在劫难逃。

白天的时候我是个明朗的孩子。请看小 A 常常教育我的话：你不



要疯得像个孩子。大多数朋友总是认为我是个没有忧伤的孩子，手中握着大把大把的幸福，甚至有时候不懂得珍惜而肆意地挥霍。他们看到的是我明朗的一面，当然我也希望自己明朗的一面被人看到，毕竟快乐是可以共享的东西，而忧伤则不。忧伤是嵌在心里的不可名状的灼热，不可言说。能说出来的就不叫忧伤了。有时候我试图告诉别人我内心的恐慌，可往往是张着口却不知道怎么讲，最后只有摆摆手，说句“你不会明白”收场。

有些东西注定是要单枪匹马的，不能说，一说就错，然后还要继续用语言去纠正因语言犯下的错误，太麻烦。于是我学会安静，十七年来我是真正意识到我应该做个安静的人。

可是我是一个太能讲话的人，家里的电话费长期居高不下。可是我一天天长大了，就像朋友写的那样：孤独的孩子悄悄地在风中长大了。我开始习惯将自己的感受写出来，用小A的话来说就是：这是个好习惯，既可以发泄又可以赚钱。写字的人会生病，寂寞会逐渐从皮肤渗透进来，直至填满每道骨头的裂缝，直到溶进所有的血液。这是一场华丽的放逐。

我喜欢黑夜中的万家灯火，它们总是给我安定而温暖的感觉。可是我又害怕黑夜中破空而来的车灯，我怕得要举起手来挡住自己的眼睛，很无助。

我是个矛盾的人，双子星的两个顽皮的孩子在我的身体里面闹别扭，拉扯我朝两个方向发展。白天的时候我很少能安静下来，但晚上除了安静之外我几乎没有别的状态。我总是将窗帘拉开，好透过高大的玻璃窗看外面寂寞的天空。一直以来我总是认为天空是最寂寞的东西，它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没有人可以听到它的倾诉也没有人可以听

它倾诉，它就那么一言不发地站着，偶尔打雷、下雨、闹脾气。我不高兴的时候就喜欢看天，看很久，傻乎乎的样子。我也习惯坐在地板上发呆，手上拿着个装满清水的杯子，喝水时听见自己的喉咙发出寂寞的声音。任电脑屏幕一直亮着，然后突然一刹那间变成黑暗的屏幕保护，好像自杀时一瞬间的快感。坐累了就起来打字，打字累了又到地板上坐着，然后睡觉。

有段时间小许写信给我说她在半夜醒来的时候会一个人提着睡裙跑到水池边看睡莲。于是我想起我在家时半夜醒来的时候坐在床上抱着膝盖听窗外喧哗的雨声，空气中有大把大把的水分子的味道以及从泥土中上扬起来的朴素的香味。觉得自己像是在一艘船上。我看得见地面汇集的水流，像我的时光一样静静流淌没有声音。有时候去客厅看鱼，看它们安静时像一匹匹华丽的丝缎。天冷的时候鱼缸外会凝结一颗一颗的水滴，越凝越大，然后沿着紊乱的轨迹下滑。固执地相信那是鱼的眼泪。

我喜欢白天明媚的风，在风中我可以摸到花开的声音。小时候喜欢跑到山上去玩，看漫山遍野开满鹅黄色的雏菊，然后就是风，再然后那些明亮的黄色就蔓延到风里面，被带到很高很高的苍穹。长大以后依然喜欢风，觉得风的空灵和自由实在是一件很值得羡慕的事情。后来知道双子座是风相星座，有灵性但不安分。长大了不再习惯往山上跑，而且在这个城市一点一点地变成水泥森林的时候，那座低矮的土丘——抱歉我真的不能称之为山——再难以给我大自然朴实的感动和厚重的忧伤。我家楼顶上长着一大片蒲公英，也许是很久以前风带来一粒种子，然后一代一代在我家的楼顶上繁衍生息，最终长成白茸茸的一片。有时候看到白色的蒲公英飘落在我的窗台上，寂寞，但是心安理得的样子。于是开始觉得蒲公英的生活是一种大境界——对自己寂寞



的漂泊无怨无悔。

或许“无怨”我还可以勉强做到，但“无悔”的状态注定离我很远。当暮色四合，四面八方涌动黑色的风，我静坐下来，悔意每每萦绕笔端。面对窗外的一大片沉默的黑色，我就像是古代的弟子面对思过崖。我总是写下一些诸如“其实当时我应当……”“其实我原本应该……”的句子，以至于很多时候写着写着自己都笑出了声：怎么弄得像在写检查呀。

夜晚的时候我的状态很平静，可这并不代表我就很安分。晚上我的思绪有时候会汹涌得很厉害，像是月光下黑色的大海，表面波澜不惊，水面以下暗涌交错。我总是做着各种各样的梦，从小就是。很多时候我会挣扎着从梦中醒过来，然后坐在浓重的夜色中喘气。然后起来倒杯水，倒下去继续睡。我很少被梦中的东西纠缠，斑斓的梦魇像清水一样流过我的身体，不留一丝痕迹。小A笑我百毒不侵。因为他总是看到我在白天又笑得一脸明朗。小A说我的恢复能力惊人。就像那句话：看起来特弱，怎么都弄不死。

青春是道明媚的忧伤。这句话我一直都很喜欢。

没有欢笑的青春不完整，没有眼泪的青春更是一种残缺。既然注定了要笑要大声地哭泣，那么我更愿意像倪睿思唱的那样：就让它来吧我随风歌唱。

我很感谢上苍给我敏锐的指尖让我可以用文字沉淀下哪怕一丝一毫的感动。我不知道我的写作方式是不是被很多人厌弃的所谓的“私人写作”，我只知道余华说过：一个优秀的作家永远只为自己的内心而写。

一个双子星的孩子站在旷野之上，站在巨大的蓝色苍穹之下仰望

他圣洁的理想。他张开双手闭着眼睛感受着风从身体两侧穿过时带来的微微摇晃的感觉。他像这片旷野一样敞开了自己充满疼痛与欢乐的成长。

我就是那个孩子。

“只要我们以相同的姿势阅读，我们就能彼此安慰。”

目 录 | contents



与魔鬼之子共舞（自序）/ 1

白昼明媚 / 1

一个仰望天空的小孩 / 3

六个梦 / 13

七天里的左右手 / 25

寒武纪 / 34

围城记事 / 39

我上高二了 / 48

桃成蹊里的双子座人 / 52

十二月 / 62

消失的天堂时光 / 69

四维读书之写在前面 / 92

水中的蓝色鸢尾——读安妮宝贝 / 95

坐井观天的幸福——读苏童 / 101

一个人的城市——读刘亮程 / 105

永远哀伤的孩子——读《彼得·潘》 / 113

目 录 | contents

暗夜未央 / 123

生活在别处 / 125

剧本 / 135

七天 / 143

三个人 / 155

崇明春天 / 164

阴天 / 195

三月，我流离失所的生活 / 205

三月，我流离失所的生活（续） / 212

明媚冬日 / 220

2000，我的泱泱四季 / 224

后记 / 231

白昼明媚





一个仰望天空的小孩 |

我是一个在感到寂寞的时候就会仰望天空的小孩，望着那个大太阳，望着那个大月亮，望到脖子酸痛，望到眼中噙满泪水。这是真的，好孩子不说假话。而我笔下的那些东西，那些看上去像是开放在水中的幻觉一样的东西，它们也是真的。

· 音 乐 ·

一直以来我就是个爱音乐的人，爱得排山倒海，骨子里的坚持在别人看来往往是不可理喻的。

在天空清澈的夜晚，我总会在 CD 机中放进一张民谣。我总是喜欢扬琴丁丁冬冬的声音，像是一个满腹心事的宋朝女词人的浅吟轻唱。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雨打窗台湿绺绺。而我在沙发温暖的包围中，在雀巢咖啡低调而飞扬的香味中，清清楚楚地知道，窗外的风无比的清凉，白云镶着月光如水的银边，一切完美，明日一定阳光明媚，我可以放肆得无法无天。



然而大多数夜晚我的心情是不好的。寂寞。苍凉。和一点点呼之欲出的恐惧。而这个时候我会选择张楚，或者窦唯。我总是以一种抗拒的姿态坐在客厅墙角的蓝白色沙发里，像个寂寞但倔强的小孩子。满脸的抗拒和愤怒，却睁着发亮的眼睛听着张楚唱“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以及窦唯的无字哼唱。我是个不按时吃饭的人，所以上苍并不保佑我，我常常胃疼，并且疼得掉下眼泪。我心爱的那个蓝白色沙发的对面是堵白色的墙，很大的一片白色，蔓延出泰山压顶般的空虚感。我曾经试图在上面挂上几幅我心爱的油画，可最终我把它们全部取了下来。空白，还是空白。那堵白色的墙让我想到安妮宝贝掌心的空洞，以及我内心大片大片不为人知的荒芜。都是些暧昧且疼痛的东西。而一旦音乐响起，我就会在墙上摸到华丽的色彩，凹凸有致。

张楚总是让人想到烈日当空照的闷热长街，大群大群游手好闲的赤着上身穿着拖鞋的人从发烫的地面上走过，目光呆滞，像是一头头温驯愚蠢的羊。而有个孩子却穿着黑色的长衣长裤站在浸满沥青的黑色马路上，以炯炯的目光宣告他的寒冷。冷得骨头出现一道一道裂缝，像个易碎的水晶杯子。那个孩子叫张楚，他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说蚂蚁没问题。

而窦唯总是给人一股春末夏初的味道，每次听到他的声音我都能敏锐地感受到悬浮在空气中大把大把的水分子，附到睫毛上便成了眼泪。窦唯的声音总会激起一股穿堂而过的黑色的风，风中盛开大朵大朵黑色的寂寞，灼灼的光华烧疼了我浅灰色的瞳仁。窦唯总是给我一种向后退的感觉。一退再退。一直退到有个黑色的角落可以让他依靠，他才肯发出他春水般流淌的声音。孩子通常都具有抗拒的天性，我不知道窦唯还算不算个孩子，反正我是个孩子。我总是坐在图书馆的角落里，营造并且守候那个角落里我的小幸福，热血沸腾或者全身僵硬

怎么都无所谓,总之我不想有人靠近。

音乐真的是一种很好的镇痛剂,对我而言,它像一个可供一只四处流浪常常受伤的野兽藏身的洞穴,我可以在里面舔舐我的伤口。

朋友说她可以在音乐里自由地飞翔,一直飞过太阳飞过月亮,飞过沧山泱水四季春秋,飞过绵延的河流和黑色的山峰,飞到乌云散尽飞到阳光普照。

我想我没有那么自由,我只能在音乐中将身子蜷缩得紧一点更紧一点,我好沉沉睡去,一直睡到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一切烦恼统统消失不见。

那样我就会很快乐,我就不会再在黑夜里一个人流下眼泪。

那些如天如地如梦如幻如云如电如泣如诉如花如风如行板如
秦腔的歌/我的黑色的挽歌

· 电 影 ·

王家卫。

写下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的指尖很细微但尖锐地疼了一下。他是个善于制造幻觉的人,而我是个善于在幻觉中沉沦的人,正如他是个很好的戏子,我是个铁杆的票友。王家卫操纵了太多太多的宿命,也寂寞了太多太多的人。欢乐的角色在剧终时总会悲伤,而悲伤的角色在剧终时不是疯了便是死了。寂寞是王家卫的杀手锏,而失落是他夜行时的锦衣。

那些热闹的风啊,那些寂寞的人。不停地吃着过期的凤梨罐头不



停地等待奇迹的金城武，目光空洞手势寂寞的王菲，反复地念着黄历的张国荣，对着水中的倒影舞剑的林青霞，对着墙上的一个洞口不停倾诉最终用泥封住了一切秘密的梁朝伟，在恍惚的路灯下穿着妖艳旗袍的张曼玉，这些如同不肯愈合的伤口一样寂寞的人，总会在每个夜晚铁马冰河般地闯入我的梦中。前世今生。物是人非。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一梦千年。永世不醒。

王家卫一边创造着幻觉一边创造着黑色的伤口，每个伤口都像是一朵黑色的曼陀罗，一边妖艳一边疼痛，并且涌动无穷无尽的黑色暗香。

算算我的八字，看看我的掌纹，我想我在劫难逃。

一个人总是下意识地靠近一些与自己相似的人。我记得有人这么说过。于是我知道了，原来我身体里流淌的血液是如此的寂寞。冰蓝色的血液最寂寞。

我总是对一些非主流电影中的人物有着细腻得惊人的触感，就像细小的冲击对含羞草都是雷霆万钧一样。我看过很多不为人知的电影，多数是我在成千上万张盗版碟中挑出来的。而那些电影里的人总是寂寞的。我清楚地记得一个男人站在灯火阑珊的落地窗前撕日历，一页一页，执著且近乎疯狂，一直撕到最后他整个人都疯掉了，从十八楼跳了下去。在他凌空飞行的时候，天空闪出大朵大朵色泽华丽的云彩。我也记得有个女人每晚都给自己买一束玫瑰，然后第二天早上看也不看就扔掉了，直到有天终于有个人送了她一束玫瑰，她第二天早上看到玫瑰凋谢却无能为力时，她怎样流了一地的眼泪。

还有《东京爱情故事》，我一直将其看作一部加长版的电影。每当《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音乐响起的时候，我的眼前总会闪现出赤茗莉香痛苦的微笑，而那种微笑总会在一瞬间就将我的灵魂抽离我的身体，